



寻找伊甸园

郭雨廷◎著

DIANYUAN

两个人的爱情绝唱
一个时代的悲情挽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寻找伊甸园

郭雨廷◎著

XUNZHAO YIDIANYUAN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伊甸园/郭雨廷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396-4127-0

I. ①寻…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3955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张 堃 刘姗姗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7.7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ntents



寻 找 伊 甸 园

目 录

001

第一章 爱上白衣少女

007

第二章 突然的难题

019

第三章 薛家两姊妹

034

第四章 血染的诗集

048

第五章 洮白河之恋

061

第六章 留城通知书

069

第七章 疯狂的自由

080

第八章 中学女教师

102

第九章 治校老贫农

127

第十章 白馨如进退维谷

154

第十一章 在失爱的日子里

174

第十二章 难堪新婚夜

195

第十三章 官太太与小保姆

209

第十四章 都是爱情惹的祸

230

第十五章 天生我材必有用

247

第十六章 察见渊鱼者不祥

255

第十七章 沉舟

278

后记



第一章 爱上白衣少女

1

回顾青少年时代,吴文博总是十分留恋共和国初春时那段虽然短暂,但却风清气正、给人宽松和谐的自由时光。那时候提倡“个性发展”。正是这样一种风气,使吴文博从读初中起就酷爱文学,到读高中时简直成了文学的狂热追求者。在黑板报“文学园地”版和《校园生活》刊物上,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期期都有吴文博的诗作发表,短诗、长诗都像泉水一样喷涌。霞飞霞落、草长莺飞、月落乌啼、春华秋实,都能使他浮想联翩,诗意大发。在“个性发展”的氛围中,他尽情地宣泄自己内心的感受。

他狂热追求一夜成名,除了对文学事业的挚爱,在他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一个隐秘情由:他悄悄爱上了初三年级一位漂亮小女生。

吴文博最爱回忆的就是他的初恋。

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而静谧的早晨,进入校园的学生们如同进入一块净土、一方圣地,没有一个大声喧哗的。恰好那一天出刊的是“文学园地”版,上面发表了吴文博的50行诗歌《啊,朋友,你开始了吗》。那是一首吟唱少年立志、切莫光阴虚掷、珍惜名誉从少年开始的诗作。宣传阵地由四面大块黑板组成,吴文博的这首诗竟占据了一块整版;题图和尾花也画得漂亮。吴文博看到有那么多同学围着诵读,心中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他也悄悄凑到跟前观察读者的反应。



这时,站立在身旁的一位白衣白裙小女生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她一边诵读,一边往一个小本子上抄录她喜欢的诗句。她那清纯的模样、她那俏丽的面庞、她那心思专注的神情、她那楚楚动人的仪态,一下子就把吴文博完全吸引住了。他情不自禁地多看了她几眼,愈看愈觉得眼前这位小女生十分招人怜爱,他真希望自己就这样一直站下去,永远站在她身边,成为她的保护人,哪怕成为永立在她身边的一根柱子也行。

吴文博忍不住低声发问:“你在抄录这些诗句?”

白衣少女迅疾瞄了吴文博一眼,未做回答,仍是快速地抄录。

此时吴文博已嗅到那少女身上散发出的诱人的气息,不自觉地朝她身边靠近些,鼓起勇气问:“你抄录它,一定认为这些诗句很不错喽?……这值得吗?”

白衣少女上上下下打量着吴文博,流露出一不屑的神情:“看你的样子是位高年级同学,难道连这首诗的高低优劣都看不出吗?”

吴文博无言以对,自觉脸上有些火辣辣的,但内心又隐隐地有些得意和自豪。

恰在这时,上课的预备铃声响了,室外的学生纷纷跑向自己的教室。那白衣女孩携着她的同伴朝初中部教室疾步走去。他望着她婷婷婷婷离去的样子,痴迷得像个傻瓜,丢了魂儿似的呆立着,眼见她跑进初三(甲)班教室,才不得不扭转身惘然若失地朝自己的教室走去……

第一堂是语文课,老师讲些什么他根本没听进去,老师提问他,他竟答非所问,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眼前一直浮现着那位女孩亭亭玉立的影像,头脑里一直转悠着那几个出现了十遍百遍的问题:她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怎样才能知道她的名字呢?吴文博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办法:每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他就转悠到她们班级的教室门前,站在花坛边的一棵杨树底下假装翻阅一本刊物,眼睛却悄悄地往四下里溜。他曾多次看见她和几位同学玩跳绳或做其他游戏。他只希望有人喊她的名字,这样他就可以不声不响地获得想知道的东西了。但他这样静候了四五次,竟一无所获,只得垂头丧气地

收场。无奈之中,他就偷偷地写情诗,深受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英国诗人拜伦影响的吴文博,也多少有些“欧化”了。但这些情诗写得不算直白,多用比拟和寄托的手法。十几年后,吴文博还记得那些诗的题目:《啊,山岗上的小白杨》、《春日里的桦树林》、《你好,芳草地上的小溪》、《鸽子,我和平的鸽子》、《白衣小天使》、《月亮的期盼》、《茫茫旷野夜行人》、《密林深处的小屋》、《寄给养蜂老人》……那时,他差不多每天写一首,手头很快就已攒下二十多首,却无法寄出,这使他陷入暗恋、单恋的苦闷之中……他在把那白衣女孩不断美化的同时,也在不间断地加深加浓着内心深处对她的恋情。

一个周六的下午,吴文博忽然想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新方案:跟踪那白衣女孩,探明她家住哪里。傍晚放学时,他像个不怀好意的歹徒似的跟踪那女孩,一直见她走进铁路住宅区一栋普通的砖房里。吴文博记准了那栋房子的位置,到周日的早晨他带了一本书,潇潇洒洒地来到白衣女孩家的院门前。院落南门外约七米远有一池塘,塘边有几棵大柳树,他假装坐在树下一块方石上看书,却一刻不停地留意院里的动静。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从院里走出一位比白衣女孩高半头的姑娘,他留意一看,是同年级乙班的一位女生,名叫薛红岩,是乙班的团支部书记,声望不在他们甲班团支部书记何运涛之下。她发现吴文博坐在树下看书,笑着迎上来,说:“咦,吴文博,你咋到这儿来了?”

吴文博登时羞得满脸通红,忙遮掩着说:“随便散散步,竟遇到这么个幽静的好去处,就坐下来看看书。”他又不失时机地问,“你家住在这里?真没想到……”

薛红岩说:“啊!你到家里坐会吧!”恰巧一位中年妇女从院门口探出头来催促说:“红岩,咋还不快去?你爸在单位等着你哪!”薛红岩说:“我遇见一位同学。我这就去,妈。”她又转向吴文博,认真地问,“你没什么事吧?”

吴文博想,这可是稍纵即逝不能失掉的好机会,就赶忙说:“薛红岩同学,是这么回事,我想读《傲慢与偏见》,连去图书馆两次,都说书在你妹妹手里……”其实他也不知道那白衣女孩是不是她妹妹;至于那本书,还是两天前曾见她拿在手里,此刻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这样编排了。也许因为有事要忙,薛红岩根本没细想他那漏洞百出的话,就转身冲院里喊:“红梅!红梅!你出来



一下!”喊声过后,从院里扭扭搭搭走出一位靓丽的女孩,她显然没经过认真梳妆,头发有些散乱,一副娇慵懒散的样子;她这时穿的是红衣红裙,增添了几分艳丽与妩媚。她来到姐姐面前问:“什么事呀,大呼小叫的?”

姐姐问:“《傲慢与偏见》在你手里吗?”

“是呀,在我手里,咋的啦?”因为迎着晨阳,妹妹那双睁大的好看的杏核眼不断地扑闪着,像是一对黑色蝴蝶在不停地亮翅儿。

“吴文博同学急于读它。他可是我们年级的大文豪……”姐姐半是认真半是戏谑地说。

薛红梅似乎漫不经心地瞅了吴文博几眼,突然冒出一句:“原来你就是吴文博呀!”她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令吴文博窘迫已极,他既读不懂她这句感叹的意蕴,也读不懂她表情的含义:他不知道她究竟是赞赏呢是惊奇呢还是嘲笑。只见她调皮地笑了笑,毫不客气地说:“敢情你是个书虫!好了,明天一到校,我就还给图书馆,借不到可别怨我!”说完,她似笑非笑地瞅了吴文博几眼,低声嘟囔一句,“诗倒写得不错……”说完她双手插进前襟的衣兜里,走起路来故意一左一右地摇摆着,显出眼高气、扬扬自得的样子,径直走向自家院落里,再也没回头瞧吴文博一眼。

薛红岩解释说:“我老妹在家里大家都依从她,她任性惯了。”说着她笑了,“我爸是铁一中校长,他让我去帮他抄几份材料,就没时间接待你了。”说完就匆匆离去了。

吴文博当时的心情真是忧喜参半。看薛红梅那样子,哪有丝毫对自己感兴趣的意思。自己贸然来到人家门前,给她留下的印象也未必佳。但无论如何他知晓了她的姓名,下一步也就好进行了。对他的目的而言,这总算一个不小的收获。

从这以后,吴文博每周都给薛红梅寄去一首诗,是将诗句工工整整誊写在稿纸上,通过邮局寄给她的。里边没有书信,没有一句“我爱你”呀、“我我爱你爱得发疯”呀之类的话,只有在他看来是纯洁优美、情思无限的诗句。每首诗的后边都有他大大方方的署名。

就这样,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吴文博寄给薛红梅的诗稿已将近有三十首

了。可她那边却一直没有反响,没有回音,连一个字都不寄给他。偶尔在校园内或在街道上相遇,吴文博刚想露出笑脸上前搭话,却发现她总是用探究的、怀疑的或者半是陌生半是顽皮的眼光打量着他,没有半点笑意和对话的意思,好像根本没有读过他的诗稿,没有“每周一诗”那回事似的。吴文博便信心大失,心里发毛,甚至害怕她会说出奚落、嘲笑或斥责的话。但不论怎样,她的举止神态蛮逗吴文博喜爱的,总是让他想入非非,把小红梅美化得如同天使,简直成了他心目中的维纳斯。

这种将自以为写得华丽优美的诗篇寄给心仪的“小情人”的做法,一开始给他带来的欣慰和企盼,因为石沉大海般的没有消息,终于渐渐地令他感到焦虑和不安了,有时他甚至很怕见到小红梅。他几次想要终止这种自我煎熬又毫无效果的邮寄,但由于这种单恋的情愫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浓厚强烈,所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然而恰恰在这时,一场出乎意外的打击毫不留情地朝他袭来,它给吴文博心灵造成的创伤几乎是终生的……

2

那一年的某月某日,吴文博吃过早饭来到校园,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校园内所有教室、办公室、宣传板报,甚至院墙和树干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真是琳琅满目、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令人目不暇接。虽说事先班主任余宏波老师曾在班里开过两次动员会,鼓励同学们鸣放,但一夜间上千张大字报充满校园的情景还是大出他的意料。

他见团支部书记何运涛没贴一张大字报,他的童年密友、班长金松旗也不贴一张大字报,也就按兵不动。但吴文博读着校园内无所顾忌的大字报,内心也渐渐生出一种义愤来。但他的义愤只是冲着余宏波老师去的。因为金松旗曾经告诉他,一次余老师对他说:“吴文博思想有问题,他整天鼓捣诗呀小说什么的,就是想成名成家。”于是他给余宏波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将她描绘成一位教条、刻板、冷漠而不近人情的人;他嘲笑余老师刻板得令男士们敬而远之,过了“而立”之年仍不会谈情说爱……大字报贴出后他受到金松旗严厉的批评,说大字报有辱对方人格。尽管张贴不到两个小时,他就把那张大字报取下来



烧掉,但影响已经造成,在余老师的心目中留下恶劣印象是肯定的。

那一年的寒假放得特别长,学生们在家里都待得腻歪透了。等到终于有了开学的消息返回学校,那种冷寂严酷的气氛令人战栗,令人窒息。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变得谨言慎行,人与人之间都在小心地彼此提防着什么,朋友、同乡之间尤其多了几层防范,减少了随意的沟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常挂在一些人嘴上的“个性发展”等时兴词语,突然销声匿迹;曾经被女同学十分钟爱的各种花色的“布拉吉”,被讲究的男同学中意的西装领带,在新的一年的春季和夏季是彻底地绝迹了。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一律穿上或蓝或灰或青或黑的中山装或列宁装,显得既严肃又庄重。

第二章 突然的难题

1

四月上旬的一天,余老师突然找吴文博谈话。

吴文博走进余老师的单身宿舍,发现她脸上似笑非笑。谈话一开始,她就向吴文博提出了一个大得惊人的问题:“对这场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你是如何认识的?”

她提的这个大问题还真没难倒吴文博。吴文博阅读的报纸可能没她多,但浏览的刊物肯定比她多得多。为了文学创作,他自己就订阅了《中国青年》、《文艺学习》、《文艺报》、《人民文学》、《新港》、《半月谈》等杂志,在那特定的时期,他从中获得许多有关“鸣放”、“右派”、“反右斗争”等信息,这使他对“反右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深信不疑。所以,面对余宏波老师的提问,他可以说是对答如流了。他的回答显然使余宏波老师大感意外,从她睁大的至少有十秒钟没有眨动的双眼中发现了惊奇,这令吴文博十分快意。

然而余老师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她笑眯眯地说:“文博同学,你回答得很正确,说明你学习得不错。但你要知道,重要的不是说,而是做。对要求政治进步,对积极靠近团组织,你如何看?你对交心活动不太积极吧?”

吴文博汇报说,半年来,他找团支书和支委谈过两次话,写过一份思想汇报和两份入团申请书;他表示,他是愿意在政治上有所进步的。但他也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能以谈话次数多少来论“政治进步”的迫切与否。



余宏波老师突然站起来,神态有些激动,看样子她终于踏上可以居高临下的台阶,展示老师必定高于学生的论据了。她打了个有力的手势,开始高谈阔论:“错了,吴文博同学,你完全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从量变到质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数量,不能小瞧了数量!没有数量的积累,哪来质的飞跃?你找组织谈一次同谈十次就是不一样!半年来,你只谈了两次话,写了一次思想汇报,这很说明问题啊!”

她的话滔滔不绝直往吴文博耳朵里灌,他像个木桩似的强忍着听,别说心里有多难堪,多厌烦了,可他还必须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她总算谈得尽兴了,可接着又提出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吴文博同学,你对又红又专问题怎么个看法?在这方面你做得怎么样啊?嗯?”

吴文博心里明白,余老师这是明摆着要刁难他一番了。他还能做得怎样?这个口号刚提出不久,谁敢说自己已经做到又红又专了?你余老师就够得上又红又专吗?难道每周写两次思想汇报、找团组织谈七次话,就算‘红’了吗?面对余老师咄咄逼人的提问,吴文博不能反驳,只能检讨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今后一定积极努力去做。他清楚,此刻他已完全落入余老师设下的陷阱里了。

只见她目光炯炯、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反复训导着吴文博,真够诲人不倦的:“中央号召广大青年又红又专,这给我们指明了全新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学习和实践的唯一出发点。你明白吗?”

“是,我明白。”吴文博赶忙点头回应。

“吴文博同学,你在‘专’的问题上十分用力,然而在‘红’的问题上呢?你做得怎样?”

“还远远不够,今后一定加倍努力。”

“你总想一鸣惊人,成名成家,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嗯?”见吴文博无言以对,余老师斩钉截铁地说,“这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

看情形,“只专不红”、“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帽子,余老师是早已为吴文博准备好了,只需在一个恰当的时候给他戴上,并写入他的“思想鉴定”,装入他的档案。这不仅关乎他能够考入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还将伴随他走过漫长的人生旅途。此时吴文博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应该



凭着头脑一阵发热,就给余老师贴那样一张让她恨意难消的大字报!真是咎由自取,她报复得有理……

余老师将问题讲到这个份儿上,提到如此吓人的高度,吴文博以为谈话总该结束了,那两顶大帽子也足够他这个高中二年级学生消受的了。他不能反驳老师,他只准备向老师做出深刻检讨,以博得她的谅解和宽恕。在她的眼里,他毕竟仅是一位十七岁不成熟的青年啊……然而大出吴文博的意料,事情到此远远没有结束,只见余老师郑重其事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稿纸,推到他眼前,严肃地说:“这些情诗都是你写的吧?”

吴文博翻了翻那沓写满诗行的稿纸,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火辣辣地发烧。这不是他邮寄给薛红梅的那些诗作吗?它们怎会跑到余老师的手里?……一时间,他脑海里闪过一连串的问号,心里掀起感情的狂潮。莫不是那个小丫头片子将他出卖了?!他真后悔自己感情用事,不冷静,仅凭一时冲动就把对方美化成白璧无瑕、纯洁童真的小天使,不料她竟是一个以出卖别人为乐事的小女人!他认真反思这些诗篇,有哪一首哪一句格调低下?会损害她的人格,会挫伤她的自尊,会玷污她的灵魂?……没有,肯定没有。也许这些诗作不算高明,不算成功之作,但他相信它们的内容是健康的、感情是真挚的,绝无卑污低下的趣味,只有对友情的颂扬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样想着,他心里多少有些踏实了。他默然良久,老实承认:“老师,这些诗是我写的。我把它们寄给初三(甲)班的薛红梅同学了。”

“薛红梅,初三小女生……哼哼……”余老师在地上转了一圈儿,笑得怪怪的,“你的这些诗都是写给她的喽?”

吴文博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说明事情的原委:“老师,是这么回事,去年春天,我不止一次发现薛红梅在黑板报前抄录我发表的诗。站着抄写,时间又仓促,字迹潦草不说,也会丢行落字。所以我就萌生了把我写的诗直接寄给她一份的想法……这也谈不上什么‘情诗’……真没想到……”

“看你说得轻描淡写……事情就这么简单?不会吧?”余老师讪笑地盯视着吴文博。

吴文博人小胆大,并没有被余老师的威逼吓住:“是呀,就是这样,还能有



什么？”

“有什么？嘿，你的感情可真丰富啊！小小年纪就懂得追求女性，会谈情说爱啦！”

余老师的话尖刻刺耳，在吴文博的心里激起强烈的反抗情绪，但他极力压制住内心的冲动，平和地问：“老师，您能允许我谈谈自己的意见吗？”

“可以！当然可以！你有什么意见、看法，尽可以讲嘛，畅所欲言嘛。”

“老师，我没有谈恋爱。谈恋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可我从来没去见过薛红梅，从未约她谈过话，更没有纠缠过她，哪里来的谈恋爱？”

听吴文博这样说，余老师愣住了，好一会儿没想出反驳的话。终于，她铁青着脸，冷冷地一笑：“我不懂得文学，可我凭着革命的直觉，嗅出你的诗歌里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情调！”

愤怒和痛苦同时袭击着吴文博的心。原来余老师已将第三顶“大帽子”给他准备好了。她可真是会报复人的女人哪！黄脸的婆子红脸的汉。这位脸色蜡黄、以革命者自居的女教师，竟能对自己的学生下得了这种手！当初他给余老师贴那张大字报，虽说有的话扯歪了，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向余老师进一言》，从题目本身就可看出并无恶意，不过是希望她克服教条、刻板、不近人情的缺点，不要以革命者自居。但当时他也是头脑发昏，竟扯到男婚女嫁上，这就有辱余老师的人格了。余老师自有她报复的理由！想到这，吴文博悔恨交加，忍不住热泪簌簌流下……

余老师静静地坐着，不时瞥视吴文博一眼。她一定感到自己是胜利者了，所以口气变得很温和：“你小小的年纪，就开始想入非非！惹得薛红梅全家人不满，都找到学校里来啦，惊动了校长，弄得我很被动！”

听余老师这样说，吴文博反而止住了泪水。全家人？找校长？看来送交诗稿的人可能不是薛红梅……但他马上又想：不管是谁来找校长，可以肯定薛红梅起到的都是第一坏作用。

接着，余老师口气大变，说了一大堆宽慰人心的话，什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啦，什么“决不会将人一棍子打死”啦，甚至还声明她“决不会计较”给她贴出的那张大字报啦，等等。然后余老师又态度严肃地告诫吴文博，让他尽快

写一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接着,她低下头不再理睬吴文博,冲着门口挥挥手,示意他可以走开了。

吴文博答应她一定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他低声下气地要求老师把那些诗稿还给他。然而余老师的一只手紧紧地按住那些诗稿,仿佛怕它们被抢走了似的,口气冷冷地说:“现在还不能给你,事情还没完!人家都找上门来了,都惊动了校长,波动面有多大,影响有多坏!我得征求一下校长的意见,认真研究后再做处理。”

离开余老师的单身宿舍,吴文博的心情坏透了,情绪低落到了冰点。他觉得今后的前程被自己一时的鲁莽,也被一个看走了眼的坏丫头给葬送了。此后,面对全班同学,面对班主任老师,他背负的思想包袱越来越沉重,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常常陷入无边的苦闷深渊之中,而且愈陷愈深。

一个多月过去了,既不见余老师再次找吴文博谈话,也不见她组织全班同学对他的诗作进行批判,更不见她把那些诗稿退还给他。余老师似乎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但这是可能的吗?吴文博不禁大费猜疑。

2

1958年真是空前伟大、热火朝天的年代。临河市第一中学在距离市区二十里之遥的一片低洼、空旷的大草甸子上建立了“红专农场”,开垦出几十垧荒地,盖起十几间干打垒、茅草苫顶的土平房,各班同学轮流到农场劳动,吃“忆苦饭”,在艰苦中磨炼培植革命思想,白天劳动,晚饭后上课,以此达到又红又专。农场里办有油印的《红专快报》,在发刊词里将创办“红专农场”誉为“教育战线空前的革命”,“前无古人的创举”。

五一劳动节那天,高二(甲)班全体同学在余宏波老师的率领下,奔赴“红专农场”经受劳动锻炼。新开垦的低洼易涝地十分板结,多是鞣泥块子,播种前需用镐头、铁锹将其捣碎。这是一项既单调又累人的活计,拿惯书本和钢笔的手,猛不丁拿起农具捣泥块,还真感到别扭,使不好那股劲儿。全班五十人,捣了一上午,捣不出二亩地。每个同学都累得挥汗如雨。



苦干一上午,中午吃的是“忆苦饭”:榆树叶子掺玉米糠面窝窝头、苦苣菜黄豆芽汤。同学们十分艰难地吃完这顿“忆苦饭”,肚子只填了个半饱。

周边大草甸子蚊子特多,个头儿奇大。白天阳光毒,蚊子多半迷在草丛里,一到晚上,就成群结队拥向有灯光有人气的地方。每个人的脸上、手上都布满蚊子叮过的红斑。

思想的苦闷、精神的重压、艰苦的劳动和粗劣的饮食,终于使吴文博病倒了。没有先兆,“病来如山倒”,他是突然倒下的。那天中午,吴文博拖着疲软的双腿强撑着走回宿营地,肚里空空,却一点食欲也没有,端起饭碗,勉强咽下几口,就爬上床铺瘫倒了。症状越来越明显:呼吸困难,心里发慌,心脏怦怦地直跳到嗓子眼儿。他痛苦得直想呻吟,但怕惊动同学们午睡,就极力忍耐着。

吴文博突然感到尿急,强挣扎着起身,但顿觉天旋地转,一阵昏厥,整个身子朝地面扑去。吴文博终于苏醒了,恢复了意识。他发觉自己的双臂抽搐得伸展不开,几名同学围在他身边,有的揉搓胸脯,有的揉搓臂肘弯,肘弯处的皮肤都被揉肿揉破了。

余老师见吴文博病成这样子,惊呆了。但吴文博并未留意余老师,他痛苦地呻吟着,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童年、少年,他多次患病,但从未产生今天这般的濒危感。痛苦和绝望使他抑制不住簌簌地流下眼泪……余老师终于确信吴文博病得不轻,立即指派两名同学护送吴文博回临河,她特别强调,下车后雇辆人力车马上送医院检查,争取当日确诊。

吴文博的这场病,可真是来势凶险啊!他虚弱得几乎不能走路,需两名同学搀扶着他……到了市医院,验血、胸透,结果很快出来了。一名医生告诉吴文博:他患的是结核病菌引起的干性胸膜炎,需要服用一年药物。

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偌大的集体宿舍里,吴文博独自一人陷入了与死神共舞的寂寥和恐怖之中……这是一种让他不能不绝望的疾病。让他恐怖而且绝望的是,夜间大量盗汗:不论什么时候都可能激灵醒来,夜半也好,凌晨也好,浑身都像水洗般湿漉漉的,棉被湿得又湿又凉,枕头也湿得如同洒过水。让他恐怖的还有胸腔内撕裂般的疼痛,疼得他不敢咳嗽、不敢直腰,走路都迈